

清詩話

清
博
誌

唐音審體

錢木菴原本

無錫丁福保仲祐訂

古律體格聲調譜詳矣。而古今分界之際。究未顯揭。錢木菴唐音審體一書。於源委分合甚析。飴山云。名流問辨。咸不及。夫有所受之也。所選正變。另有論議。只錄諸體論斷數語。以示後學。可以曉然於升降之故已。省試詩論賦論姑闕。雪樵識。

古題樂府論

漢惠帝時。夏侯寬爲樂府令。始以名官。至武帝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。詔司馬相如等賦詩合樂。因有樂府之名。自漢以迄唐五代。凡樂皆詩也。唐史臣吳兢作樂府古題要解二卷。傳其解。不傳其詩。宋太原郭茂倩作樂府詩集一百卷。刪訂詳明。集古今樂府之大成。然所載郊廟燕射歌辭。乃朝廷承祭祀饗賓客所用。非詩人可無故擬作。其題皆吳氏所不載也。所載古題樂府詩。有鼓吹。鐃歌。橫吹。鼓角。相和平調。清調。瑟。

調楚調清商吳聲舞曲琴曲雜曲之分。或爲軍中之樂。或爲房中之樂。所用不同。音節亦異。又分隋唐雜曲爲近代曲辭。以別於古而不列之新樂府。以其皆有所本。皆被於樂。與古不異也。唐世樂皆用詩。然已稍變其格。如今體二韻四韻詩。皆叶宮商。此前代所未有也。至于擬古之作。其文往往與古辭異同。意當時詩人。卽未必能歌。而皆諳音節。故但用其題。諧其聲。而不必倣其式。五代以後。樂不用詩。樂府音節。舉世失傳。其名僅存。其聲蓋不可考。自宋迄今。詩人所爲樂府。但以章句體裁。髣髴古人。未敢信其可被管絃也。有明之世。李茶陵以詠史詩爲樂府。文極奇。而體則謬。李于鱗以割截字句爲擬樂府。幾於有辭而無義。鍾伯敬謂樂府某篇似詩。詩某句似樂府。判然分而爲二。自誤誤人。使後學茫然莫知所嚮。良可慨也。

新樂府論

太原郭氏曰。新樂府者。皆唐世之新歌也。以其辭實樂府。而未嘗被于聲。故曰新樂府也。元微之病後人沿襲古題。唱和重複。謂不如寓意古

題刺美見事。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。近代唯杜甫哀江頭。悲陳陶。兵車麗人行等。率皆卽事名篇。無復倚傍。乃與白樂天李公垂輩。謂是爲當不復更擬古題矣。愚按少陵麗人行。及前後出塞。郭氏列之古題中。其哀江頭等篇。元相略舉一二。他詩類此者正多。少陵新樂府。或不止是。不知樂府詩集。何以止載五首。然杜集不標樂府之名。郭氏去唐未遠。當必有考。文苑英華分樂府歌行爲二。以少陵兵車行白傳七德舞等列之歌行中。英華分類。恐不如郭氏分體之精也。

古詩四言五言論

太白謂詩五言不如四言。以其近古也。然唐人四言詩絕少。錄之僅得三首。五言詩始於漢元封。盛于魏建安。陳思王其弁冕也。張陸學子建者也。顏謝學張陸者也。徐庾學顏謝者也。其先本無排偶。晉排偶之始也。齊梁排偶之盛也。陳隋排偶之極也。齊永明中。沈約謝朓王融創爲聲病。一時文體驟變。謝玄暉王元長皆沒于當代。沈休文與是時作手。何仲言吳叔庠劉孝綽等並入梁朝。故通謂之齊梁體。自永明以迄唐

唐音卷一
之神龍景雲有齊梁體無古詩也。雖其氣格近古者其文皆有聲病。陳子昂崛起始創闢爲古詩。至李杜益張而大之。於是永明之格漸微。今人弗考遂概以爲古詩誤也。

齊梁體論

馮定遠論已見聲調譜

陳拾遺與沈宋王楊盧駱時代相同。諸家皆有律詩。蓋沈宋倡之。古詩止拾遺獨擅。餘皆齊梁格也。

古詩七言論

七言始于漢歌行。盛於梁。梁元帝爲燕歌行。羣下和之。自是作者迭出。唐初諸家皆效之。陳拾遺創五言古詩。變齊梁之格。未及七言也。開元中其體漸變。然王右丞尙有通篇用偶句者。旋乾轉坤。斷以李杜爲歌行之祖。李杜出而後之作者。不復以駢儷爲能事矣。歌行本出於樂府。然指事詠物。凡七言及長短句不用古題者。通謂之歌行。故文苑英華分樂府歌行爲二。

律詩五言論

律詩始於初唐。至沈宋而其格始備。律者六律也。謂其聲之協律也。如用兵之紀律。用刑之法律。嚴不可犯也。齊梁體二句一聯。四句一絕。律詩因之。加以平仄相儷。用韻必雙。不用單韻。唐人律詩。間有三韻五韻七韻九韻者。偶然變格。不過百之一耳。上下句相黏綴。以第二字爲準。仄平平仄爲正格。平仄仄平爲偏格。自二韻以至百韻。皆律詩也。二韻謂之絕句。六韻以上謂之長韻。見杜牧集馮班曰。律詩多是四韻。古無明說。嘗推而論之。聯絕黏綴。至於八句。首尾胸腹。俱已具足。如正格二聯。平平相黏也。中二聯仄仄相黏也。至二轉而變有所窮。則已成篇矣。自高棟唐詩品彙出。人遂不知絕句是律詩。棟又創排律之名。益爲不典。古人所謂排比聲律者。排偶櫛比聲和律整也。乃於四字中摘取二字。呼爲排律。于義何居。古人初無此名。今人竟以爲定格。而不知怪可歎也。

律詩五言應制論

唐人自沈宋而後。應制皆律詩也。五言七言用韻多少。雖無定格。未有以古調歌行應制者。蓋取其莊重也。較之尋常言志之作。律雖同而辭

唐書
不同。應太子曰應令。應諸王曰應教。其體亦相類。今分應制詩別爲一體。至于唐初所用齊梁體。後世應制不復用。可不具論。

律詩五言長韻論

初唐諸家長律詩。對偶或不甚整齊。第二字或不相黏綴。如胡鍾正書。猶略帶八分體。至右軍而楷法大備。遂爲千古立極。詩家之少陵。猶書家之右軍也。少陵作而沈宋諸家可祧矣。故五言長韻。七言四韻律詩。斷以少陵爲宗。

律詩五言聯句論

漢武帝栢梁詩。人賦七字。聯句之祖也。唐人聯句多五言。有人賦一韻者。有人賦幾韻。長短不齊者。唯韓孟城南作。自起句後。先對一句。次出一句。彼此交互。工力悉敵。極聯句之能事矣。

律詩五言絕句論

二韻律詩。謂之絕句。所謂四句一絕也。玉臺新詠有古絕句。古詩也。唐人絕句多是二韻。律詩亦不論用韻平仄。其辨在於聲韻。古今人語音。

譌變遂不能了。其第二字或用平仄平仄。或用仄平仄平。不相黏綴者。謂之折腰體。五言七言皆然。宋人有謂絕句是截律詩之半者。非也。

律詩六言論

六言詩聲促調板。絕少佳什。

律詩七言四韻論

七言律詩始於初唐咸亨上元間。至開寶而作者日出。少陵崛起。集漢魏六朝之大成。而融爲今體。實千古律詩之極則。同時諸家所作。既不甚多。或對偶不能整齊。或平仄不相黏綴。上下百餘年。止少陵一人獨步而已。中唐律詩始盛。然元白號稱大家。皆以長篇擅勝。其於七言八句。竟似無意求工。錢劉諸公。以韻致自標。多作偏枯。格中二聯或二句直下。或四句直下。漸失莊重之體。義山繼起。入少陵之室。而運以穠麗。盡態極妍。故昔人謂七言律詩莫工于晚唐。然自此作者愈多。詩道日壞。大抵組織工巧。風韻流麗。滑熟輕艷。千手雷同。若以義求之。其中竟無所有。世遂有開口便是七言律詩。其人可知矣之誚。非七言律詩不

唐音審體終
可作。亦作者不能挺拔自異也。以命意爲主。命意不凡。雖氣格不高。亦所不廢。意無可採。雖工弗尙。所謂審爲有瑕玉。勿爲無瑕石。蓋必深知戒此。而後可言詩。願與未來學者共勉之。

律詩七言長韻論

七言長律詩。唐人作者不多。以句長則調弱。韻長則體散。故傑作尤難。律詩七言絕句論

絕句之體。五言七言畧同。唐人謂之小律詩。或四句皆對。或四句皆不對。或二句對。二句不對。無所不可。所稍異者。五言用韻。不拘平仄。七言則以平韻爲正。然仄韻亦非不可用也。其作法則與四韻律詩迥別。四韻氣局舒展。以整嚴爲先。絕句氣局單促。以警拔爲上。唐人名作。家絃戶誦者。絕句尤多。其離合疊字諸體。近於兒戲。然古人業有此格。不可不知。

遼詩話序

唐宋元明俱有詩話。或專集。或散見。爲風雅故實。惟五代與遼未備。士林有餘憾焉。新城王尙書作五代詩話。以授北平黃侍郎崑圃先生。先生綴遺補漏。纂輯刊行。而遼猶闕如。遼自唐季基於朔方。雖地處北鄙。文墨非其所尙。然享年二百。聖興道三宗。雅好詞翰。咸通音律。有國樂雅樂大樂散樂。饒歌橫吹樂。東丹王倍聚書萬卷。平王隆先著有閬苑集。文學之臣。若蕭韓家奴耶律昭劉輝耶里孟簡。皆淹通風雅。特以詩傳者罕。故無人焉。爲之援述緒言。申譯遺句耳。海寧周生芑兮。博采羣編。凡涉遼詩。無不摭入。以正史爲宗。以志乘說類爲佐。上自宮廷。下及謠諺。事典而核。語贍而雅。白薰后文妃之誣。著張孝傑趙良嗣之姦。可備勸懲。可昭法戒。洵一代風雅之故實。輔張舜民使遼錄。許亢宗使遼行程記。史愿亡遼錄之略。芑兮可謂有功遼代者矣。昔吾鄉顧太史秀野刻元百家詩成。夢元人之徒。俛拜牀下。芑兮詩話。流布通都。吾知遼代君臣。必有感謝入夢者。乾隆己卯仲春長洲沈德潛題。

遼詩話自序

遼人詩。後世無傳。於是移刺名流二丹才士與燕雲十六州之文人。胥莫能舉其姓氏矣。然試觀求草堂之全部。誦三蘇之文章。其詩人有靈。苦心所詣。亦復不能盡泯。偶仿遂初堂詩話體例。刺取正史數十條。以羣書附益之。殆遺山中州集之次乎。松靄周春書。

遼詩話

海寧周 春菴吟輯

無錫丁福保仲祐訂

聖宗

聖宗親以契丹大字譯白居易諷諫集。詔番臣讀之。史稱幼喜書翰。十歲能詩。既長。曉音律。好繪畫。性尤喜吟詠。出題詔宰相以下賦詩進御。一一讀之。優者賜金帶。又御製曲五百餘首。

統和十五年。蕭撻凜討平敵烈阻。卜兩部。諸番歲貢方物。充於內府。自後往來若一家焉。上賜詩嘉獎。仍命林牙邪律昭作賦。以述其功。

興宗

重熙五年四月。幸后弟蕭無曲第。泛觴賦詩。冬十月。幸南京。御元和殿。以日射三十六熊賦。幸燕詩。試進士於廷。

按五年九月。獵黃花山。獲熊三十六。賞獵人有差。因卽以命題也。金試進士。亦嘗以此命題。由爾時科目初開。又復親幸貢院。故百

年之久。尙傳其盛。我鄉查侍講嗣堞燕京雜詠有云。紫濛川外月
初寒。隊隊銀貂小契丹。不射黃羊調酪酒。傳分三十六熊蹯。蓋詠
此事。

六年七月。以皇太弟重元生子。賜詩及寶玩器物。二十四年二月。召宋
使釣魚賦詩。

魏國王蕭惠有大功。既請老歸。遣賜湯藥及他賞賚不絕。及惠生日。輒
賜詩以示尊寵。

道宗

清寧三年八月。以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進皇太后。六年五月。監修國
史。邪律白請編次御製詩賦。仍命白爲序。

咸雍元年十月。皇太后射獲虎。大宴羣臣。令各賦詩。

大安元年。嘗賜詩褒北院樞密副使邪律幹。特刺。

相臣李儼嘗作黃菊賦以獻。道宗作詩題其後。以賜之曰。昨日得卿黃
菊賦。碎翦金英填作句。袖中猶覺有餘香。冷落西風吹不去。

遼主得其臣所獻黃菊賦。題其後云云。元張肯繼孟檠括其辭。寄蝶戀花曰。昨日得卿黃菊賦。細翦金英。題作多情句。冷落西風吹不去。袖中猶有餘香度。滄海塵生秋日暮。玉砌雕闌。木葉鳴疎雨。江總白頭心更苦。素琴猶寫幽蘭譜。

按詞載華亭錢舍人芳標純釵詞話。蓋繼孟手書也。道宗一詩原出老學庵筆記。繼孟填詞。想亦依據放翁耳。

懿德皇后蕭氏

后小字觀音。樞密使蕭惠之女。以重熙九年五月五日生。姿容端麗。爲蕭氏首。能歌詩彈箏。琵琶尤爲當時第一。清寧元年。冊爲皇后。方出閣升座。扇開簾捲。忽有白練一段。自空吹至后褥位前。上有三十六三字。后問此何也。左右曰。此天書命可敦領三十六宮也。后大喜。宮中爲語曰。孤穩壓帕女古韓。菩薩喚作耕幹麼。蓋以玉飾首。以金飾足。以觀音作皇后也。

二年八月。上獵秋山。后率嬪妃從行在所。至伏虎林。命后賦詩。后應聲

曰威風萬里壓南邦。東去能翻鴨綠江。靈怪大千俱破膽。那教猛虎不投降。上大喜。出示羣臣曰。皇后可謂女中才子。次日。上親射獵。有虎突林而出。上曰。朕射得此虎。可謂不愧后詩。一發而殪。羣臣皆呼萬歲。三年秋。上作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。后應制屬和曰。虞廷開盛軌。王會合奇琛。到處承天意。皆同捧日心。文章通谷蠡。聲教薄雞林。大寓看交泰。應知無古今。后常慕唐徐賢妃行事。每於當御之夕。進諫得失。國俗君臣尙獵。故有四時捺鉢。上旣擅聖藻。而尤長弓馬。往往以國服先驅。所乘馬。號飛電。瞬息百里。常馳入深林邃谷。扈從求之不得。后患之。上疏諫獵秋山。上雖嘉納。心頗厭遠。咸雍之末。希得幸御。后因作詞曰。回心院。被之管絃。以寓望幸之意。其詞曰。掃深殿。閉久金鋪暗。游絲絡網塵作堆。積歲青苔厚階面。掃深殿。待君晏。拂象牀。憑夢借高唐。敲壞半邊知妾臥。恰當天處少輝光。拂象牀。待君王。換香枕。一半無雲錦。爲是秋來展轉多。更有雙雙淚痕滲。換香枕。待君寢。鋪翠被。羞殺鴛鴦對。猶憶當時叫合歡。而今獨覆相思塊。鋪翠被。待君睡。裝繡帳。金鈎未敢上。

解卻四角夜光珠。不教照見愁模樣。裝繡帳。待君眠。疊錦茵。重重空自陳。只願身當白玉體。不願伊當薄命人。疊錦茵。待君臨。展瑤席。花笑三韓碧。笑妾新鋪玉一牀。從來婦歡不終夕。展瑤席。待君息。剔銀燈。須知一樣明。偏是君來生彩暈。對妾故作青熒熒。剔銀燈。待君行。熱薰爐。能將孤悶蘇。若道妾身多穢賤。自沾御香香徹膚。熱薰爐。待君娛。張鳴箏。恰恰語嬌鶯。一從彈作房中曲。常和窗前風雨聲。張鳴箏。待君聽。

時諸伶無能奏演此曲者。獨伶官趙惟一能之。邪律乙辛因誣。后與惟一淫通。欲乘此害后。更命他人作十香淫詞。爲誣案云。青絲七尺長。挽作內家裝。不知眠枕上。倍覺綠雲香。紅綃一幅強。輕闌白玉光。試開胸探取。尤比顫酥香。芙蓉失新豔。蓮花落故妝。兩般總堪比。可似粉腮香。螳蟻那足並。長須學鳳凰。昨宵歡臂上。應惹領邊香。和羹好滋味。送語出宮商。定知郎口內。含有煖甘香。非關兼酒氣。不是口脂芳。卻疑花解語。風送過來香。既摘上林蕊。還親御苑桑。歸來便攜手。纖纖春筍香。鳳輦拋合縫。羅襪卸輕霜。誰將煖白玉。雕出軟鉤香。解帶色已戰。觸手心